# 台灣詞曲作家黃舒駿 戲劇賦予音樂新生命

台灣著名歌手、詞曲作家黃舒駿已連續4年參加烏鎮戲劇節，
而匯集他30年來創作的歌曲的音樂劇《馬不停蹄的憂傷》今年9月在上海首演，
本月15至18日將於北京天橋劇場上演，未來還會到英國、美國演出，以及安排台灣巡演。
他感嘆道：「這些歌曲是我30年前寫的，因為這齣音樂劇，讓我的歌曲還有機會再活30年。」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茅建興 烏鎮報道

黃舒駿表示做音樂是一輩子的事。

在黃舒駿看來，烏鎮戲劇節四年變與不變都有，變的是每年都碰到老朋友，當然也有新朋友，可以感覺到烏鎮戲劇節的吸引力愈來愈強，身邊的人愈來愈多，川流不息。不變的是如幻如夢，「每次到烏鎮來，都感覺進入到另一個時空，感覺這時空是在夢裡面才有。來烏鎮是感受，也是休息和回歸，回到自己年少時的純淨。每天都看2至3齣戲，烏鎮戲劇節就是一場盛宴，是一個令人返璞歸真，充電後又繼續向前走的盛宴。」

而看了開幕大戲《茶館》，黃舒駿直言是「震撼教育」，「我們在台灣少接觸《茶館》，這次孟京輝導演的嘗試，對內行外行都是很大的衝擊，即使是對《茶館》文字影像都很熟悉的人也會對孟導的嘗試非常感嘆。這齣戲讓我看到很多可能性，不只是他的場面，包含了很多意涵。有些戲是讓你去衝撞，而不需要讓你去詳細描述，讓你擴展你的想像力，接受世界的廣度。」

## 音樂劇是對創作的肯定

談及《馬不停蹄的憂傷》，不由問黃舒駿，為何要做音樂劇？他表示，現在做音樂的難度降低，比以前方便得多。以前沒有留聲機的時候，音樂一定要人彈出來唱出來，現在用手機就可以播出來，即使是製作音樂，現在也不一定要懂音樂，用音樂軟件、自動配樂軟件也可以製作。而音樂在戲劇裡面，用直播的方式製作出電影的質感，可以表現更豐富的戲劇張力。

他介紹道：「《馬不停蹄的憂傷》裡面的歌曲，很多是我30年前寫的，當時我21、22歲寫下來，當時聽到這些歌的高中生，現在他長大了，剛好他有能力，他告訴我說他要做黃舒駿音樂劇，他要把他心裡面如此觸動他的歌曲變成一個音樂劇。我剛開始帶着半信半疑的態度，是否能做起來，我們今年9月5日首演，到了6、7月都沒有看到腳本，心裡想着這應該不行了吧。結果到了8月22日，第一次才看到聯排，看完後，我頓然覺得可行了。」

「我的那些歌曲寫了各種對未來的看法，各種迷惘、各種對未來的渴望，其實我現在都知道原來如此，我原來不知道，但我非常懷念當時提出這麼多問題的『黃舒駿』，他有這麼多問題，現在不會去花力氣思考的問題。這次音樂劇的完成，我相當感謝這位出品人，身為一個創作人，這30年能有一首代表作，已經是萬分之一的幾率，有代表作的裡面，能夠擁有一齣百分之百是自己的作品所形成的音樂劇，那更是萬分之一的萬分之一，需要太多的配合，這是對我30年來這條路上的肯定。」他說。

這部音樂劇選的歌曲，有一半以上是黃舒駿當年的非主打歌，在卡帶A面B面的第4、5首，是很多人可能不會聽到的，完全沒有參與選歌的黃舒駿表示對此感到很幸運，「很多當年的主打歌沒有放到這部音樂劇裡面，這些歌竟然『翻身了』，讓我重新看待自己的東西。」《馬不停蹄的憂傷》是黃舒駿的成名作，在這部劇中竟然有一段是一群人哼唱的，是不用歌詞的，「這太好聽，讓我感覺音樂自己的生命力。有一首歌甚至不在專輯裡面——《想當初》，我就只表演過一次，但在音樂劇裡面是讓最多人掉眼淚的歌，竟然在這個時代，它比《馬不停蹄的憂傷》和《戀愛症候群》在音樂劇裡面角色更重，已經是全新的作品形式。」

## 新一代應有新流行音樂

談到音樂與戲劇的關係，黃舒駿表示，音樂在戲劇裡面是一個配角，在流行音樂裡面是主角，但卻是非常出色的配角，每一齣戲在音樂上的企圖都是不一樣的。「其實是量變到質變，流行音樂其實不是音樂的類型，不是搖滾、民謠、爵士。它是一個大賣場，是一個雜貨店，賣的最好的東西不是一個商品的類型，而是一個結果。其實很多我們耳熟能詳的古典音樂也是一種流行，不然不會流淌到現代。流行音樂被通俗化，對某些人引起不悅是因為通俗化，想很快被消費，比如廣場舞的歌曲，類似台灣上世紀70年代的迪斯科，也出現了反迪斯科狂潮，這些都是把流行音樂令人不悅的強化，所以流行音樂就是一種結果。新一代人應該有新的流行音樂，雖然現在技法音樂和唱的都很好，但我們卻很難記住他們。」

他進一步指出，做流行音樂和舞台劇不一樣，面對的觀眾人數不同，自己經歷最大的演唱會有10萬人，做戲劇所面對的人群數量明顯不同。但對有感而發，所要面對的作品、動機和力量，都是一樣的。對創作者而言，每個人心裡面都有一朵花，甚至是同一朵花，只是用畫筆的把它畫出來，寫歌的把它寫出來，拍照的把它拍出來，寫詩的把它寫出來，不管用什麼方法，最後都是要表現心中的那朵花。

近年來黃舒駿多出現在電視的選秀節目上，對於不再創作音樂這件事上，他頗有態度：「我所有的愛恨都在音樂裡面，當我如此地熱愛做音樂的那段時間，是太深刻美妙，它的美妙不在於全部都是愉悅，而在於即使都是痛苦都是這麼過癮。為一首4分鐘的歌，花整個生命的能量去追求旋律，追求那3個音符裡面應該寫那3個字，而可以為那3個字花3個月的時間，是那樣的過程。然後完成之後的那種成就感和快感，那是我的最愛。但當到一個階段後，你發現你的努力，開始一點一滴感受不到意義的時候，心中的恨就跑出來了。」

## 做音樂是一輩子的事

「所以因為我曾經這樣子看待音樂，寫一首《改變1995》，連續3年到圖書館找舊報紙，那時互聯網還沒有方便找資料，要各種方法把這些事情作編排。一首歌，要花很長的時間，是別人無法想像。這些事情都在我生命裡留下印記，不管這些事是狂喜，還是巨悲，都是生命中最可貴的部分，直到今天。我非常感謝老天讓我走這條路，我深深了解，直到今天，受到做音樂這個事情的眷顧。此刻不做音樂，並不代表我不喜歡音樂，音樂是我一輩子的事情，哪一天，適當的時機，適當的表現形式，我還是會做音樂，至少今年我做了音樂劇。這次我到烏鎮戲劇節，除純粹陪着朋友吃喝玩樂之外，還可以參與一個小鎮對話，聊一聊音樂與戲劇之間的關係。」

## 懷念一年寫10首歌的日子

鍾愛音樂30年的黃舒駿，有了自己的音樂劇，但現在的他，竟說自己已經很久不聽音樂，尤其是不聽自己的音樂。他坦言：「現在很難找到沒聽過的音樂元素，我現在不聽不是因為不喜歡現在的東西，而是的確還沒有出現新的元素。在出現新的品種之前，目前我聽過的東西在腦袋裡還夠用，新的東西還沒有超過我過去這麼狂熱和用功積累下來的東西。」

他表示，自己有一段非常瘋狂聽音樂的時期，從10歲開始，可能至少到40歲，10至20歲是一個瘋狂聽音樂的粉絲，20至30歲是一個瘋狂聽音樂的音樂從業者，意義不一樣。10幾歲時有太多好聽的東西，21歲他開始做音樂，變成行內人，開始大量聽很多對做音樂有幫助的音樂，腦袋塞滿了音樂。「我現在的確不聽音樂了，但我現在坐下來，隨時可以在腦袋裡叫出一首歌曲，可以拆解這首歌的元素，再組合起來。」

「上世紀80、90年代做音樂是一份事業，得到該有的回饋，我非常想念有大概7年的時間，我的人生就是一年寫10首歌，做一張專輯。這就是我的人生，這樣就可以得天下，那個感覺，是非常美好的，所有的痛苦和奮鬥就在一年10首歌裡面，做出來的成就感也在這裡。到後來，時代改變之後，這種人生就不存在了，就開始東弄弄、西弄弄，竟然做了60多檔選秀節目，這完全不是我原先的想像，如果可以，我多麼希望維持一年寫10首歌，做一張專輯的人生，度過這30年。」他說。

黃舒駿認為，烏鎮戲劇節就是一場盛宴。

黃舒駿（左）與李立群參加「白日夢朗讀會」吟誦歌詞《三跪九叩》。

90後任性得起系列

# 時裝設計師蔡鴻成 個人品牌聚焦社會議題

畢業即創業，也許是不少年輕人的夢想，機遇與挑戰兼具。去年剛畢業的90後時裝設計師蔡鴻成（Wilson Choi）還在德國實習時，便萌生創立個人男裝品牌的想法，今年回港後積極付諸實踐，REDEMPTIVE就此誕生。特別的是，品牌設計靈感來自社會議題，他也以通過時裝宣揚正面信息為己任。

REDEMPTIVE的2019年春夏系列名為「The Stolen Soul」。HKTDC/FASHIONALLY提供

Wilson今年創立了個人男裝品牌REDEMPTIVE。張岳悅 攝

Wilson的畢業設計作品運用無縫設計及特殊的塗層布料。

## 首系列關注校園暴力

據Wilson介紹，「REDEMPTIVE」意為救贖，品牌結合時裝與科技，帶有叛逆年輕一代的基因，視時尚為一種思維方式，並透過時裝來表達一顆關心社會的心。品牌2019年春夏系列名為「The Stolen Soul」，靈感來自電影《Ondskan》，講述上世紀50年代瑞典一所私立學校中發生的欺凌，即「校園暴力」問題。而品牌於FASHIONALLY Presentation舉行的個人時裝秀，選擇以一個凌亂的校園更衣室作背景，加上模特兒面上的瘀傷，似乎在向觀眾訴說着一個個反叛的故事。在設計方面，結合了經典條紋和格仔的校園風，並善用功能性物料製作外衣，平衡服裝的美感與功能性，該系列也登上本年度由香港貿易發展局（HKTDC）舉辦的時尚盛會CENTRESTAGE。

以社會議題為創作靈感，Wilson在自己的畢業作品中已有嘗試。他獲選為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的「HKDI精英學生計劃」得獎者後，得到於瑞典學習智能紡織品（smart textiles）知識及應用的機會，其畢業作品「2/3」便充分應用到所學習的相關知識，設計靈感來自對退伍軍人的敬佩。「戰爭令不少軍人的身體永久殘缺，引致生活上的種種不便。」他便運用無縫設計及特殊的塗層布料，因應穿者的傷患情況，在衣服不同部分充氣，以發揮輕墊及承托患處的功能。他透露，2019秋冬系列將以「獨居老人」為主題，皆因他在英國旅行時，對街頭孤獨老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## 趁後生打拚不怕輸

Wilson曾在香港知專設計學院（HKDI）修讀與英國諾丁漢特倫特大學合辦的銜接學士學位課程，更獲選拔為2016年度精英學生，得到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的獎學金前往英國和瑞士繼續深造時裝設計，畢業後到德國時裝品牌實習。他先後於2016年獲DFA香港青年設計才俊獎（YDTA）和於2017年青年時裝設計家創作表演賽（YDC）中獲得季軍，並受邀參與設計MINI×YDC限量版時裝系列。他這系列的設計散發英倫風之餘亦注重軍事元素，將MINI車身logo的四間條紋賦予在風衣肩上，而且選用先進3M物料，營造出Sporty、Classic、Modern混合觀感。

而在德國時裝品牌實習的過程中，他與各國設計師接觸及合作，也了解到大品牌的運作模式，他說：「那邊的工作氛圍比較輕鬆，只要作品達到要求交到貨就可以，大家都是自動自覺地去工作，不會有很大壓力，總之是一種與香港不同的有趣的體驗。將來如果我的品牌團隊可以愈做愈大，我也希望應用這種自由的理念，我相信設計師在高壓的情況下很難做出好的作品。」

而關於創業，Wilson坦言要承擔的風險太多，也預計會面對很多困難，但在德國的實習經歷卻使他更為確認，自己不想在最青春的時候為人打工，而是想要建立屬於自己的設計，「趁後生創業，就算輸，也有時間再起身繼續做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